

## 从历代《介休方志》看祆神楼与三结义庙的“前世今生”

赵依澍

介休历史悠久，公元前 514 年建制，距今已经有 2500 多年的历史。因史出春秋时期割股奉君的介子推、东汉时期博通典籍的郭林宗、北宋时期出将入相五十载的文彦博，而素有“三贤故里”之称。项目课题组对介休市进行了实地调研，一是为了了解历代山西介休方志的编纂与存藏情况，二是为了采集文物、方言、名胜古迹等方面的素材，作为 GIS 系统呈现和可视化展示的基础资料。

介休名人多，历史古迹更多。有寒食节的发源地绵山，有“华夏第一柏”美誉的秦柏，还有被称为“琉璃建筑艺术宝库”的后土庙等等。但今天只想介绍这一处历史悠久且不被“外人”所熟知的介休地标性建筑——祆神楼与三结义庙。

### 一、奉诏毁淫祠，改建结义庙

祆神楼与三结义庙坐落于介休市城北顺城关街东端。与其说这是两组建筑，不如说这是一个建筑群。祆神楼是附属三结义庙的乐楼，由戏楼、山门、过街楼三部分组成，整体犹如一个“凸”字。楼的南部，也就是“凸”字前端为过街楼；“凸”字较宽的部分，上层为戏楼，下层为三结义庙山门<sup>1</sup>。既然同属于一个建筑群，为何要叫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这要从它们的历史说起。



图 1 祆神楼的过街楼<sup>2</sup>

<sup>1</sup> 按：一层山门现在不开放，另有东侧门可进入庙中。

<sup>2</sup> 按：本篇文章所用插图，均为赴介休调研小组实地拍摄图片。

在清代的四部和民国的一部《介休县志》中，只有光绪六年（1880）的《介休县志》有提及到“祆神庙”，其他则只有“三结义庙”。

康熙三十五年（1696）《介休县志》（以下简称〔康熙〕《介休县志》）：

三结义庙 一在西关外官路北，一在东关路北。俗传旧为妖神庙，万历年间知县王宗正奉诏除之，改塑三结义正神。<sup>3</sup>

乾隆三十五年（1770）《介休县志》（以下简称〔乾隆〕《介休县志》）：

三结义庙 在东关文潞公祠之右，旧为元神庙，万历年间知县王宗正改建。<sup>4</sup>

嘉庆二十四年（1819）《介休县志》（以下简称〔嘉庆〕《介休县志》）：

三结义庙 在东关文潞公祠之右，旧为元神庙，万历年间知县王宗正改建。<sup>5</sup>

光绪六年（1880）《介休县志》（以下简称〔光绪〕《介休县志》）：

祆神庙，在文潞公祠右，明知县王宗正（正宗）改建为三结义庙。<sup>6</sup>

民国十三年（1924）《介休县志》（以下简称至〔民国〕《介休县志》）：

三结义庙 在东关文潞公祠之右，旧为祆神庙。明嘉靖间，知县王宗正改建。<sup>7</sup>

综上所述，无论是“妖神庙”还是“元神庙”，都是祆神庙的别称，是三结义庙的“前身”。至于知县王正宗<sup>8</sup>为什么要改建，或者说皇帝<sup>9</sup>下了一道什么样的诏敕令改建，在〔乾隆〕《介休县志》卷十四《杂志》里有所说明：

至明嘉靖十一年，诏天下毁淫祠，知县王正宗因改为“三结义庙”。<sup>10</sup>

明朝初立，明太祖就曾下令整顿不合法的祭祀活动，弘治到万历前期更是“毁淫祠”的高峰时期。据《重修三结义庙碑记》记载：

惟时邑侯王公奋然曰：“祆神之庙，胡为乎来哉？稽其名号，固经典所未闻，核其功烈，亦祀典所不载今日淫祠之毁，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然除邪神，必须崇正神，而后可以弹压魑魅，抑人谄渎之心，作人刚大之气，因思天地间忠廉节义耿耿不磨，孰（孰）有如桃园兄弟，千古为昭者哉？”<sup>11</sup>

于是，将“汉昭烈帝、关圣帝君、英烈王像”供奉于正殿，武侯诸贤配享于东西两廊之

<sup>3</sup> 〔康熙〕《介休县志》卷之二《祠庙》，第 26 页。

<sup>4</sup> 〔乾隆〕《介休县志》卷三《坛庙》，第 13 页。

<sup>5</sup> 〔嘉庆〕《介休县志》卷三《坛庙》，第 13 页。

<sup>6</sup> 〔光绪〕《介休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 19 页。

<sup>7</sup> 〔民国〕《介休县志》卷十六《古迹考》，第 9 页。

<sup>8</sup> 按：知县应叫“王正宗”，而不是王宗正。在历代《介休县志》的《职官》、《宦迹》、《杂志》等卷中，并未出现过叫王宗正的知县，只有王正宗。〔乾隆〕《介休县志》卷五《职官》中记载：“王正宗 直隶固安县，举人。”而在〔咸丰〕《固安县志》卷六《选举》中也确实出现了“王正宗”的名字，正德丁丑科（1517）进士，曾任介休知县。王宗正明嘉靖七年（1528）至十一年（1532）任介休知县，后升任汾州知州。以此来看，前文所说的“万历年间”改建有误，应为嘉靖年间。

<sup>9</sup> 参见上条。

<sup>10</sup> 〔乾隆〕《介休县志》卷十四，《杂志》，第 15-16 页。

<sup>11</sup> 岳涛著：《解读祆神楼过去》，《文物世界》，2014 年 04 期。

中。自此，祆神庙改为“三结义庙”。可以说祆神庙是三结义庙的“前世”，而三结义庙是祆神庙的“今生”。



图2 三结义庙大殿

但是，这只是祆神庙的改建的时间，而不是创建时间。那祆神庙又创建于何时呢？一个版本来自于[乾隆]《介休县志》卷十四《杂志》：

妖神庙，相传潞公未第时，妖狐现形曰：“公后必大贵，愿朝夕供洒扫。”未几潜踪。及征贝州王则，复现形助战，赖以奏凯。公感其义，建庙祀之，榜曰“元神庙”。盖白狐千年则化为元也。后间出为祟，里人禱之，亦能隐致其福。故香火历数百年不衰。<sup>12</sup>

另一版本来自于《重建三义庙碑记》中所提到的《平妖传》。在《平妖传》中，助文彦博打败起义军的“主角”换成了一只白猿。可无论是白狐还是白猿，这一说法都太过于荒诞，可信度不高。[光绪]《介休县志》也对于这一说法给予了批判，“旧志误作妖，又犹是狐，并诬构文潞公幼年遇狐事以实之，不可不辨也”。<sup>13</sup>

虽然文潞公建庙的传说并不可靠，但现有观点基本都不否认祆神庙创建于宋代。岳涛的《解读介休祆神楼的过去》一文中说：

“介休位于山西省晋中地区，是连接长安、河东道与并州的重要据点，所以从地缘关系上讲介休在唐宋时期聚集着大量粟特祆教徒”。宋代政府把祆教纳入了官

<sup>12</sup> [乾隆]《介休县志》卷十四，《杂志》，第15页。

<sup>13</sup> [光绪]《介休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20页。

方的祭祀行列，而且袄教中独特的胜利之神<sup>14</sup>信仰也为袄教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因此，介休袄神庙楼建造在宋代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sup>15</sup>

但是，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难以找出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据，所以笔者暂时无法给出这一结论。

袄神庙既然作为“淫祠”被毁，那“袄神”或者说“袄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信仰呢？

[光绪]《介休县志》解释说：

杜氏《通典·职官》袄正注：袄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三目六臂，骑白牛执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数。《四夷朝贡图》云：“康国有神名袄，毕国多火袄祠。”唐贞观五年敕令长安立袄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相传其神自波斯国来）。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孝亿国举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千余所。”明天启中，西洋艾儒略撰《西学》一卷，录唐大秦寺，明其教久入中国，是西洋人，即波斯，天主即袄神耳（耶稣刑死而为天主。主，利玛窦等邪说也，慢神诬天甚矣）。<sup>16</sup>

这里的有些说法还是有待于商榷的，比如“袄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现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能对这一说法进行反驳：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sup>17</sup>

再据《佛学大词典》：

大秦寺，乃唐代之景教寺院。又称波斯寺、景寺。唐贞观九年（635），基督教之分支—景教之聂士托里（Nestorians）遣阿罗本（Alopen）持经像至我国传道。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下诏于长安义宁坊建大秦寺。其后诸帝亦于各州兴建景教寺院。初时，误以为该教布教中心为波斯，故称波斯寺；后知其根源地为大秦（罗马帝国），故于玄宗天宝四年（745）改称大秦寺。<sup>18</sup>

由上可知，无论是“大秦寺”还是“波斯寺”，指代的都是景教寺院，而不是袄教寺院。

<sup>14</sup> 按：即胜利之神韦雷特拉格纳。据《耶什特》所载，韦雷特拉格纳有许多化身：风、公牛、马、骆驼、野猪、鹰、绵羊、山羊、英俊的武士。

<sup>15</sup> 岳涛著：《解读袄神楼的过去》，《文物世界》，2014年04期。

<sup>16</sup> [光绪]《介休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9-20页。

<sup>17</sup> 《大正藏》第54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第2144页。

<sup>18</sup> 《佛学大词典》，网址：<http://cidian.foyan.net/%B4%F3%C7%D8%CB%C2/>，搜索日期：2018年4月7日。

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宗教的起源也完全不同。麦克斯·缪勒指出“在世界宗教史的伟大戏剧中扮演两个主要角色的两大种族是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两大种族中各有两个成员拥有‘圣典’，雅利安人中是印度人和波斯人，闪米特人中是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人产生了拥有《吠陀》经典的婆罗门教和拥有《三藏》经典佛教；希伯来人产生了拥有《旧约圣经》的摩西教和拥有《新约圣经》的基督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与吠陀宗教有共同的渊源。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则是从希伯来宗教的源泉中产生的”<sup>19</sup>。祆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后的叫法，又称拜火教，它和景教完全出自不同的族系。如果说祆教因为出自波斯所以其寺又名“波斯寺”的话，这一说法倒是说得通，但“大秦寺”和祆教确实没有关系。

至于介休县中为何会有祆教寺院这一问题，《延续的文明：山西介休的历史透视》一书给出了一种答案：

胡家园所在城区与顺城关只相隔东北城墙，与最初供奉西域火神的祆神楼相距很近。有理由相信，祆神楼和胡家园、东胡巷的存在，与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城多处为胡商设祆祠，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sup>20</sup>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解决了祆神楼和三结义庙的来历、变迁以及宗教背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穿插着解释了其众多的名字由来。“祆神”是因为祆教而得名；“妖神”一说是因为妖狐，另一说是因为“祆”字的以讹传讹；“元神”一说是白猿，一说是“白狐千年则化为元”。但在《介休市志》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玄神庙。岳涛在《解读介休祆神楼的过去》一文中又为此问题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认为，“玄神”在当地百姓中流传最为广泛，这与当地的方言有一定关系。“‘祆’与‘玄’同音，都读 xian，因此俚语俗传于民间，变化就比较缓慢，当地有玄神楼巷可考。”<sup>21</sup>而对于“元神”这一名字，文章认为是因为古代避讳制度所致，为了避清康熙皇帝玄烨之讳而改。

## 二、祀毕遭回祿，历代共修之

虽然王正宗在明嘉靖间改建三结义庙，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祆神楼和三结义庙也并不是明代所建，而是清代重建、重修的。据〔乾隆〕《介休县志》所载，清顺治十六年（1659）四月初八，“祀事既毕，漏下二鼓烈焰歘发，竟成焦土”<sup>22</sup>。后“清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七年（1668）又对三结义庙进行重建”<sup>23</sup>。据康熙五十九年（1720）《补修三结义庙西廊碑记》记载，康熙五十六年初夏，对三结义庙西廊又进行了修缮，为期五个月。修缮的原因在碑中也有说明：

<sup>19</sup>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第7次印刷，第189页。

<sup>20</sup> 周大鸣等著：《延续的文明：山西介休的历史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40页。

<sup>21</sup> 岳涛著：《解读祆神楼的过去》，《文物世界》，2014年04期。

<sup>22</sup> 〔乾隆〕《介休县志》卷十四《杂志》，第16页。

<sup>23</sup> 岳涛著：《解读祆神楼的过去》，《文物世界》，2014年04期。

第先年曾经回禄之灾，殿宇楼台尽为灰烬，唯西廊若灵光之独存。是以他皆重建，西廊则稍为补葺而加以丹堊，遂焕然改观。是西廊多历年，所原非新建者可此。劫年来风雨浸损，顾曰就颓圯，不堪寓目。乡人士屡议修振，特以时艰未果。迨丙申秋，淫雨连绵数十天，椽檐摧折，神像露处，而工遂不得不兴。<sup>24</sup>

西廊在顺治年间的回禄之灾中“幸免于难”，重建时也只是稍加修葺补刷就焕然一新，但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浸损。康熙五十五年秋季的数日淫雨使得西廊“椽檐摧折”，因而不得不进行修缮。

迨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新建了三结义庙的献亭，还兼修了殿庀和乐楼。据《新建献亭兼修殿庀乐楼记》所载：

即如三义庙之由来，昉于宋而名实更于明。至国初遭回禄而庙貌遂几不可问。若非有先辈诸君子鼓舞振兴，今虽欲求其遗迹，而杳无复有所存。嗟呼！天道其难测乎。若我三义尊神，秉乾坤正气，可与日月争光；遭际竟若是，岂冥冥中或有厌故喜新之意也耶？不可得而知也。然今庙貌虽存，献亭终缺，观者惜之。……庚子秋，有住持融实者，睹基地之空存，念资斧之有限，忽邀本关士庶，阐明其义。而士庶辈亦俱慨然承应，各竭己力，数仍无多。越岁，复会本城诸公设法捐输，亦仅贰仟柒佰零。壬寅春初，遂约本关诸公竞兴厥工。若者董事，若者司庀，若者庀材，若者讨捐督工。余虽老病无为，亦谬为诸公所不弃。虽然献亭之修固，已而正殿之凋落，两楹乐楼之倾坏，若听其颠危而不为之振，虽献亭告成，亦终与袍缁立狐貉者比。爰为之倾者扶之，缺者补之，陈者新之，是或可以妥我神灵乎！<sup>25</sup>

三结义庙重建时并未修建献亭，所以是“庙貌虽存，献亭终缺”。乾隆四十五年（1780）秋，融实和尚想要复建献亭，奈何资斧有限，虽众人慷慨解囊，亦所募不多。即便如此，工程还是于乾隆四十七年正式开始，大家各出己力。献亭落成后，又对正殿及两楹乐楼进行了修缮。“功兴于壬寅之春初，告竣于甲辰之秋季”<sup>26</sup>，历时两年半。

<sup>24</sup> 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编著：《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第574页。

<sup>25</sup> 同上，第604页。

<sup>26</sup> 同上，第605页。



图3 献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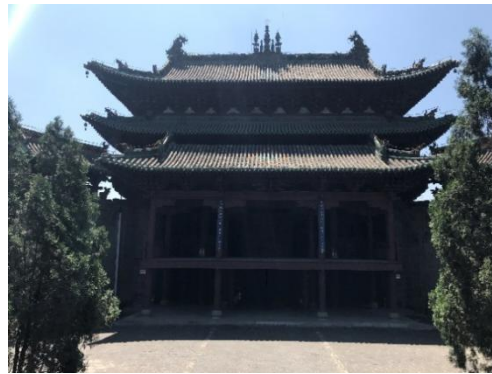


图4 乐楼

有记载的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三结义庙是在道光十七年（1837）。据《重修东关三结义庙记》：

邑之东关，三结义庙由来久矣。自余大曾祖司马公整修，后历数十载，栋宇摧残，丹青脱落。先君子司农会，春秋瞻拜，目睹心惊，遂有更新之意。然费用浩大，独力难成，商诸同人，曰：凡事与其倾而扶之，曷若扶之于未倾时为愈哉。因捐化貳佰余金为诸公先。一时金踊跃称善，慷慨承应。……嘉庆癸酉，先君子携眷壮上，以此项属理问堂叔人龙公代权子母利。至道光丙戌，先君子由京归里，询及此项，已获壹千有奇。欣然曰：数虽无多，故迹堪新。加我数年，是工可兴矣。奈先君子春秋高兼有疾，此志竟不克遂。至丙申冬，住持理璋以东廊将倾告，余因念先君子有志未逮，使不及时整修，恐浩费愈大。而我先人更新之意未阐，诸公乐善之念不彰也。于是商之诸公，经始于丁酉仲春，费白金壹仟伍佰有奇，至八月告竣。<sup>27</sup>

撰写此篇碑文的为“诰授奉直大夫户部河南清吏司员外郎坐办山东清吏司事加二级张太亨”<sup>28</sup>，文中提到的“余大曾祖”，应该是撰写了《新建献亭兼修殿庑乐楼记》的“诰授中宪大夫前直隶保定府水利盐捕通判、候补京付通判加四级、又恩加一级、又军功加一级、又庚子甲辰乡饮大宾张文达”<sup>29</sup>。此次修缮始于道光十七年仲春，同年八月竣工。

### 三、祆神楼与三结义庙的“重生”

解放前夕，阎锡山军队将过街楼作为守城的第二道防线改作碉堡使用，祆神楼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建立后，三结义庙的命运也相当“多舛”，既有自然原因的塌毁，也有人为原因的挪作他用，而其修复过程更是困难重重、历经数年。据《介休县志》第五章《文物胜迹》中的维修纪要记载：

50年代，博物馆住持对玄神楼进行了支顶，使濒于倒塌的楼体得到暂时的保

<sup>27</sup> 同上，第 627 页。

<sup>28</sup> 同上，第 605 页。

<sup>29</sup> 同上，第 628 页。



护。

1973 年，玄神楼过街楼东侧被喀秋莎炮车撞毁；同年戏楼北面二层檐及抱厦坍塌。1981 年，介休县人民政府拨款 2 万元，支顶排险。

1982 年，国家文物局给玄神楼拨款 15 万元进行维修。1984 年 7 月，组成维修工程领导小组，维修工程从此上马。维修过程中，由于过街楼下街面变高，1985 年 8 月，由赵锡光、李有富设计完成了玄神楼过街楼整体升高 1.5 米的工程，开创了介休古建筑维修整体升高新技术。历经数年，又于 1987 年完成瓦顶装修、木装修。当年 9 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把玄神楼升级公布为山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 年开始，又对三结义庙大殿及献殿落架重修。国家和省文物局先后共投资 60 余万元，于 1991 年完工。<sup>30</sup>

上述过程只是简略的修复纪要，更为详细的可以参看《三晋名楼祆神楼维修始末》<sup>31</sup>一文。作者师延龄，原介休市博物馆馆长，全程参与了祆神楼和三结义庙的修复工程，文章更加详尽地记述了修复的细节和不为人知的艰辛过程。

祆神楼与三结义庙历经风雨依旧矗立在顺城关街东北隅，它是介休的历史见证者，是三晋大地的文化承载者，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参与者。它辉煌过，也没落过，它经历了颓败，它更迎来了新生。夏风拂过，祆神楼上“叮叮当当”的惊鸟铃仿佛又在诉说着什么。



<sup>30</sup> 介休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介休县志》，海潮出版社，1996 年 12 月，第 658 页。

<sup>31</sup> 文章网址：[https://www.sohu.com/a/150021984\\_167816](https://www.sohu.com/a/150021984_167816)。